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三年

第一四二三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23).....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60);	
(b) 秘书长根据大会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所作的报告(S/814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 /…）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二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卡拉登勋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23)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60)；
 - (b) 秘书长根据大会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所作的报告(S/814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60)
- (b) 秘书长根据大会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所作的报告(S/8146)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上次所作决定，现在请约旦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和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理会现在将继续考虑摆在它面前的问题。请约旦代表发言。

3. 法拉先生(约旦)：首先，请允许我说，你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全体代表十分耐心地让以色列代表向你们大谈一通有关哲学、宗教和统计，以及等于一种主权共有的概念——这也就是以色列代表试图为信仰犹太教的人民居住其中的每个会员国建立的一个概念。尽管这样，你们一定还没有听到特科阿先生触及摆在安理会议面前的基本问题——这就是联合国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我希望在这个辩论阶段，这个问题能成为一个引导我们深思的问题。

4.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耶路撒冷市长哈提卜先生会同市议会其他成员，向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塔尔曼先生提交一份备忘录，警告说，以色列犹太人的计划正在开始暴露，准备在耶路撒冷牺牲阿拉伯居民和他们的产业，为五十万犹太人建造房屋和住房。这样就得非法征用城里更多的部分。市议会说，这些部分，“将只能留存在阿拉伯人的记忆中了”〔见S/8146，附件1，条文B〕。

5. 上星期五，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在第一四二一次会议上，市长曾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文件，表明阿拉伯人的不安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给你们提供了地图、方案和一道征用令，表明以色列的措施将严重地改变圣城的地位。

6. 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里承认以色列当局在

耶路撒冷正执行着三项计划。但是，他却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图画，说这些计划会带来什么好处。让我们把以色列严重侵犯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行为逐项作一检查。

7. 按照特科阿先生的说法，第一项计划是把犹太人地区的范围从它的西边扩展到“西墙”。他说邻近“西墙”的马格拉比地区是包括在这个犹太方案中的。安理面前有一份特别裁判所的判决书，这个裁判所是得到当年国际联盟批准，由联合王国组成，为的是对“哭墙”和邻近地区的产权作出决定的。我无须强调，该裁判所认为“哭墙”和邻近地区两者百分之百都是穆斯林财产。而以色列当局竟然采取骇人听闻的计划，企图接管这份阿拉伯产业。他们把犹太人所有的邻近马格拉比地区的一小块地方并了过去，然后继续执行包括两地区在内的一个大计划，宣称这个计划中的地区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共有的。

8. 特科阿先生提到了布朗国际工程公司所推荐的计划。我无须强调，这个布朗计划并不包括马格拉比地区。为什么马格拉比地区会被纳入以色列计划，其原因很明显，无须加以解释。正如市长告诉你们的那样，它体现了另一个罪恶的企图，就是想把阿拉伯拥有的东西变为犹太人的和以色列人的产业。而且，马格拉比地区是沃克夫，即穆斯林宗教基金，因此把它毁灭就成为恶毒地违犯了沃克夫的权利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为了给马格拉比地区的非法征用进行辩解，特科阿先生对安理会说：“对受到这个计划影响的全部居民，以色列当局都调配了其他住房。”〔第一四二次会议，第152段。〕

9. 但是他没有告诉安理会，在那些被逐出的居民中只有少数人得到了栖身之处，而且必须指出，这种栖身之处原是阿拉伯人的住房，那些阿拉伯人是于六月冲突以后被以色列人驱逐而被迫渡过约旦河东岸去的。这种策划的目的是使得那些被以色列逐出的人，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很难按照本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返回家园。我们知道在下一阶段，这些新居民将同样面临以色列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势必又要离开，以便让位给新的犹太移民。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扩张是分阶段进行的。

10.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在第一四一六次

会议上，特科阿先生声称，在犹太区本区内，二十年来一直住在那里的阿拉伯居民的家园，都没有受到影响。这完全是撒谎。事实揭穿了这种谎言。第一，在这个所谓犹太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产业是阿拉伯人所有的。绝大多数是沃克夫的。有许多阿拉伯家庭受到了这个专横措施的影响。他们原来世世代代生活在那个地区，就住在自己的房屋里。那些居民中有属于已故的乌斯曼·塔哈·恩纳马里以及阿萨利、库图卜、贾鸟尼等家族及其他家族的人。这些家族都是耶路撒冷阿拉伯最古老的家族。他们从远古以来就住在那里。以色列代表不顾这些事实，公然扬言阿拉伯人却没有受到以色列的这种新的侵略行为的影响，难道这是公平或正直的吗？

11.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以色列的第二项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三千三百四十五杜努姆（每个杜努姆等于一英亩的四分之一）的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一是为阿拉伯个人、穆斯林家族的沃克夫和阿拉伯社团所有的。这些土地有相当一部分是利弗塔村庄的阿拉伯人民所有的。事实上，自从一九四八年他们的一切其他土地都被以色列用武力夺去之后，这是属于他们的仅有的土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以色列代表居然还厚着脸皮来到本安理会上说什么这个计划所牵涉到的大部分土地不是阿拉伯人所有的，而是犹太人所有的或者是些公地。他说，土地案卷恰巧存在耶路撒冷而在安曼。早些时候，以色列人曾说犹太人据有三分之一，至于其余的三分之二，则一半属于约旦政府，一半属于约旦人民。意味深长的是，在上次会议上，特科阿先生再也不提这两种谎言了。

12. 本代表团急欲了解特科阿先生对市长的解释是否满意，还是说要我们提供更多的实质性证据，来表明以色列人不但抗拒联合国的决议，而且怀着蓄意吞并的打算，正在侵入阿拉伯土地呢？主席先生，不但约旦，而且你自己的国家即联合王国（它曾经治理过巴勒斯坦）以及联合国调解委员会，都能够把土地登记簿册和这些土地案卷带到安理会来，以便痛痛快快地结束特科阿先生的一切捏造。

13. 以色列代表为了歪曲事实，竟说什么新的房屋是计划建筑在空地上的，并说什么这个地区的发展是根据一个英国工程师拟定的总计划，后来又通过布

朗国际工程公司推荐给约旦当局的。事实是，那两位城市规划专家肯达尔先生和布朗国际工程公司的推荐，目的都在于使那些地区成为纯粹的住宅区。当然，住宅区是打算给土地的主人居住的，而不是给篡夺者和霸占者居住的。既然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属于合法的阿拉伯主人，难道以色列人可以任意把它没收，援引肯达尔和布朗的推荐，着手付诸实施，然后完全不顾联合国决议，招揽犹太移民占据这些地区并自称为主人吗？以色列所谓新的房屋建筑是计划在空地上的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就在最近，这块土地才分配给它的许多主人，而且正当他们按照市政府批准的计划方案，详细规划他们自己的建筑的时候，以色列人竟把这块土地没收，并公然无视联合国大会的第二二五三(ES-V)和第二二五四(ES-V)两次决议，着手挖土。

14. 更重要的事实是，正如市长指出的那样，有一种恶毒的企图，打算把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阿拉伯人和北部的阿拉伯人分割开来，从而获得战略上的优势。他们已经把这两部分命名为萨马里阿和朱德阿。耶路撒冷和位于南北的其他城镇，如拉马拉、比拉、伯利恒、哈利勒和杰里科，在生活各个方面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单位。这些城镇的许多居民每天旅行到耶路撒冷去工作。商业和运输是密切相依的，教育、住房、农业、工业等和其他业务也是如此。这种把阿拉伯居民分割开来的企图，对以色列的计划和策略来说，绝不陌生。在巴勒斯坦被瓜分以前，他们曾采取同样的措施——我断定安理会主席也熟悉这些措施——分割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城市雅法和拿撒勒。

15. 以色列代表提及的第三项计划体现了它蔑视联合国决议和权威的新行径。本代表团对于这个新侵略的详情还不很清楚。他说这个计划将在位于耶路撒冷与阿拉伯城市拉马拉之间的地区奈韦赫-亚库伍实施。他说，这是犹太人的一块定居区，于一九四八年战争中被毁。我认为，不管那块土地的称呼是个什么来源，以色列占领当局无权征用任何这样的土地。这是完全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不容否认的是，以色列人的目的在于改变阿拉伯产业的性质和地位而在世人面前提出一种既成事实。

16. 一九四七年，在耶路撒冷城分治前夕，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新旧两城中全部产业的所有权不超过百

分之二十六，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通过一九四八年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却占领了全城的百分之八十四，这个问题现已人人皆知，并有联合国的纪录为证；以色列人怎么把耶路撒冷城的民族性质这一问题又提了出来呢？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通过侵略，占领了阿拉伯全部商业中心和住宅区：搭勒比亚赫、卡塔蒙、巴卡上部及下部地区、苏里、青年会地区、穆萨拉巴赫、谢赫-巴德、乌卡莎以及耶路撒冷城其他阿拉伯地区，这些只不过是一部分的例子而已。这些地区的阿拉伯居民就是由于犹太人的恐怖、屠杀、宰割而被驱逐出家园的，难道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他们的房屋、店铺、办公室被没收后立即被外来移民住满。那些阿拉伯的合法所有人中有许多都沦为难民，难道这不是事实吗？还有一些人暂住在耶路撒冷其他地区里，而他们的产业则望眼可见。现在，二十年后，阿拉伯人又在经受同一个以色列当局犯下的罪行，其目的仍然是想把阿拉伯人赶到约旦河，使他们在不到二十年内再度沦为难民，而联合国组织对此则仍在作壁上观。难道这次安全理事会还能听任这种情况再度发生吗？这是摆在安全理事会前的问题。我认为，美国和联合王国要想让安全理事会保持威信和效能，她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17. 当然，向世界提出一种既成事实，对于以色列来说，并不可能捞到什么所有权。其所以捞不到，更因为这一切违约行为是在向联合国的法权进行挑战。凭借一种非法行为决不可能产生合法结果，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权利，更不可能通过侵略获得任何成果。在联合国中，约旦只是许多成员国中最小的一个，而约旦今天面临的情况，联合国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面临的可能。

18. 以色列代表不断向安理会报告，说它的同胞是在他们的土地上面建立他们的主权的。但是，这指的是哪一块土地？土地的定义又是什么？是指他们在耶路撒冷分治前所拥有的百分之五至六吗？以色列外长给这块土地下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认真考虑的不是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我们严加注意的却是约旦河及其北面的资源。”他所说的“北面的资源”就是指阿斯-拜尼和巴尼阿斯，也就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在这里，也就是本·古里安先生在一九

五二年以色列政府年鉴序言第15页上所说的：“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我们真正祖国极小的一部分领土之上的。”

19. 现在，我将回答特科阿先生所提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早些时候曾有机会作过回答；而现在仍然不能不把它提出来，以便结束以色列的辩解而使纪录正确可靠。特科阿先生反复声称，约旦河西岸是约旦通过征服取得的。我不愿用冗长的发言来反驳以色列的这种论调。只要提一下那本红色小册子¹——即主席称之为一本“书”的那本小册子就够了——市长把这本小册子递交给安理会，并将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发出，其中包括声明和宣言，清楚地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律师、医生、领袖人物、显要人士、市长们、市议会议员们、工会领袖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民，不论是基督徒或穆斯林，都曾通过示威和抗议，对于非法并吞耶路撒冷表示遗憾，并拒绝承认，要求撤销，要求以色列人立即撤退，并在约旦河两岸重建约旦的统一。市议会拒绝承认这种吞并，拒绝和篡夺政权的以色列伪当局进行合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 上星期五，在第一四二一次会议上，特科阿先生当着安理会说，除开一个人，大家都幸福，他所指的这个人就是耶路撒冷市长。毫无疑问，约旦河西岸全体人民，加沙地区以及正在受到以色列侵占和压迫的被占领区，在一点上是团结如一人的，那就是：拒绝并反对以色列的占领。他们之中每一分子都是一个哈提卜，也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市长。安全理事会将会感到这本红书最富于启发性，它反映了阿拉伯人的抵抗。这本书精确地勾画出我们人民的要求。

21. 就在前天，拉马拉和比拉城镇都遭到了集体惩罚。对于距耶路撒冷城北八英里的这两个城镇的居民，以色列占领当局一律施加了限制性措施，以此来惩罚上星期四耶路撒冷城中为反对以色列军事示威而进行的抗议和罢工。拉马拉南面建立了检查站，限制居民——他们大部分是阿拉伯基督教徒——从那里旅行到耶路撒冷去或到那里去做礼拜。甚至就连耶路撒冷城工作的居民也不允许到他们的工作地点去。以色列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惩罚性措施。纽约时报今日

报道说某些措施已经放宽，但是，纽约时报又继续报道说，经济制裁仍在继续。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官方防御公报第六号中所载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一〇一号防御命令之所以制订，就是为了使军事当局能够采取这种惩罚性措施。

22. 昨日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的一位军事发言人声称，拉马拉人“不可能一天以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出现，第二天又照常回去工作”。换句话说，在外国占领下的人民要想兼做民族主义者就无权找到生路。他们必须有所抉择。当特科阿先生提到只有一个人对以色列占领感到不幸福时，人们很想知道安全理事会对此是否会信以为真。

23. 难道以色列这种压迫人的行径说明了耶路撒冷及其毗邻地区人民的所谓幸福吗？从六月冲突以来，四十五万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被驱逐到了东岸这种情况岂不反而更可由此而得到解释吗？的确，这种惩罚性措施为特科阿先生骇人听闻的捏造提供了答案。

24. 以色列的这种残酷的措施，使得阿拉伯居民的日常生活发生困难。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政府保证该地区居民的平安、福利与安全时，我们发现以色列防御军发布了命令和法令，准许以色列官兵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地区，对居民肆意蹂躏，把不安定带给他们。许多年青人不经通知或解释就被带出家园。惩罚从五年到终身监禁不等。

25. 以色列防御军的命令很多，不能详加论列。命令之一是有关防止抢劫的。按照规定，抢劫犯应处以终身监禁。但是，阿拉伯许多店铺和房屋都遭到以色列人的抢劫，而这些案犯又都逍遙法外。假使以色列代表告诉我们，对于盗窃圣墓教堂里圣母玛利亚王冠的以色列人所判刑期如何短暂，他就会向安理会把事实说清楚了。

26. 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中还要求以色列政府提供便利，使敌对行动开始以来逃离这些地区的居民重返家园。这些居民大部分都不能获得以色列人的批准返回家园。他们通过红十字会进行申请，但也无效。他们大多数都须自寻重返家园的

¹见文件S/PV. 1421/Add.2。

和平办法而不愿加入到那日益增多的难民群中去。以色列防御军非但不提供便利使难民返回家园，反而发布命令阻止这种还乡行动——十一月二十七日及十二月十日的第一〇六、一二五号命令——而且明确规定：任何人渡过约旦河返回家园就要处以十五年监禁和一万以色列镑的罚款。对于纳入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中返回家园权利的答复是一道军事命令、十五年监禁和一万以镑的处罚。就是这样，以色列当局非但不为居民返回家园提供便利，反而设置障碍加以阻止。更有甚者，他们还把确已抵达家园的人驱逐出去。这种处罚和驱逐已被残酷地施加到耶路撒冷城居民的身上，特别是邻近乡村居民的身上。

27. 特科阿先生提到了耶路撒冷城的分治。可是，对于整个巴勒斯坦的分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该负责的不是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国家，而是那些人，他们来自欧洲，带来了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思想意识，企图搅乱圣地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共处生活。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破坏性思想意识出现以前，在为了支持他们的目的和野心而乞灵于非法和恐怖的武器以前，一般的情况还是幸福而和平的。反对任何一种分治，要求巴勒斯坦统一的正是巴勒斯坦人，而用阴谋诡计去实现分治的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当巴勒斯坦人在圣地上进行斗争，阻止分治的时候，他们死伤人员数达三万之多。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到处继续使用他们所有的压力集团，以便实现巴勒斯坦的分治。今天，特科阿先生要你们忘掉他们在分治名义下所犯的罪行，其实，正是这桩罪行使得全国陷入烈焰之中。现在，在本安理会上，他居然以巴勒斯坦统一旗手的姿态出现。是的，他们所要的是领土统一，但，这是不要阿拉伯人民的领土统一。对于他们来说，统一就是要在阿拉伯国家之内，而在阿拉伯人民之外，去创立一个犹太国家。

28. 耶路撒冷市长对于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据事实作了发言，在他的发言中，对于以色列违约行为以及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地位的改变方面，他已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悲剧性的图画。这些违约行为目的在于肃清城里的阿拉伯人民，而所采取的激烈手段之一就是一项被称为“在外者财产法”的法律。这项法律授权以色列当局，得对离开家园的阿

拉伯人民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进行侵占。所谓在外者包括那些逃避恐怖与占领压力的人们，还包括成千上万个暂时在阿拉伯国家中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市长已提请安理会注意，假使允许这些不合法的惯用手段继续下去，那就会吞没耶路撒冷城中阿拉伯人的大量产业，也就会促使巴勒斯坦人以及巴勒斯坦人事业的毁灭。当然，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对于以色列人这种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能够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

29. 我们的情况是清楚而简单的。需要的是进行正义事业的意志。在有关耶路撒冷局势这一问题上，本安理会的集体意志，集体良知以及集体智慧应该是更有影响、更有成效也更有威力的。我们知道，世界人民的良知正在受到蒙骗和毒害，这些东西来自世界范围内指向阿拉伯人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散布的仇恨运动。但是，我们希望，这将能增强安全理事会进行正义事业的决心。

30.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根据以色列方式，在不动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成片不动产并不限于耶路撒冷及其毗邻地区的阿拉伯村落，这些地区是以色列在处理耶路撒冷方案中大笔一挥非法并入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是同属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具有精神价值的中心。而且，事实还不止此。安全理事会还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即，耶路撒冷及其邻近村落有其自有的文化整体性及其生活方式。可以指望，安全理事会对此是会加以保护的。因而，以色列的骄横如不加谴责，不予阻止，我担心整个法律与公正的观念就会受到极大危害，这将会导致灾难。约旦人替耶路撒冷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所作的解释你们都已听到过了。现在，有人企图肃清我们城市阿拉伯的民族性质以及可以称作阿拉伯的事物，约旦当局对于这些企图当然是要加以强调的。市长则强调说，这就是意图改变一切属于阿拉伯的东西，并迫使它成为犹太和以色列的东西。

31. 目前，安全理事会对于耶路撒冷的局势无所行动，难道这能够做为它所面临的最紧急问题的判断标准吗？这能成为判断的标准吗？以色列采取了措施来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同时对联合国权威进行挑战，假使安理会无所反应，对这地区能有所助益吗？假使不采取行动，而又允许以色列人把雅林先生及其

使团当作以色列继续侵略与占领的护身符，在这个地区里，能够如某些常任会员国所坚持的那样，真正让和平占据优势吗？在以色列精心策划和全然非法的扩张步骤下，耶路撒冷已经沦为一个牺牲品。假使要使公平的前景与和平占据优势而不受到无可补救的损失，以色列的步骤必须加以扭转，而它所涉及的措施必须予以撤销。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比无所行动要有更大的积极意义。

32. 我请求本安理会全体代表都把这个问题仔细考虑一下，试想，那些对联合国、对联合国宪章以及对联合国所要保护的准则仍然抱有信心的人们，他们将会怎样欢迎安理会的建设性的、积极的行动。

3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将近半个月以来，我们在安全理事会里一直在讨论约旦所提出的控诉，诸如什么军事检阅、恢复犹太会堂和营建房屋等。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两项决议，但每次决议看来都促使约旦的胃口更为增大。照此下去，我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而那些亟待解决的主要的问题和真正的危险却被遗忘了。事实上，在安理会进行辩论的同时，沿停火线一带炮声隆隆不绝，地雷爆炸不停，死亡也频频发生。尽管有了停火决议，约旦并未结束它对以色列的战争。

34. 前天，在英国电视上，侯赛因国王再次表示他支持用袭击、恐怖和破坏的手段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继续进行战争。其他阿拉伯国家首脑最近也发表类似的声明，有的甚至更为极端。在过去三周中，约旦的军事阵地曾用大炮和迫击炮对以色列村庄和以色列部队发动了不下二十五次的轰击。奈维乌尔、阿什杜特雅科夫、亚德纳、盖谢尔、沙阿尔哈戈兰、凯法尔鲁宾和穆兹哈伊姆等地无辜农民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不管白天夜晚，再次成为约旦侵略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越来越大的突击队参加的破坏活动和恐怖袭击也继续不断。譬如，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一支由六名约旦突击队员组成的队伍，在达米亚桥西北与一支以色列国防军的巡逻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交火时，突击队有三名被打死，其余的均受伤被俘，现场发现有六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二十多枚手榴弹以及爆破器材和其他装备。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在埃拉特北部贝尔奥拉附近与另一支突击队发生

冲突。全部六名爆破队员均被打死，他们都穿着埃及军服。指挥官的军衔为埃及军中尉。在两个士兵的口袋里藏有若干收据，证明他们已将自己的证件交给埃及驻安曼的大使馆保管。一名士兵身上带有一张一九六七年开罗签发的证件。另一名士兵身上装有一张卡片，表明他是埃及第一四一突击营的一员。

35. 请安全理事会回忆一下，我已经提请注意下述事实，即埃及和叙利亚正规部队的官兵们曾利用约旦领土作为向我们进攻的基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另一支游击队在约旦河西岸瓦迪阿贾地区与一支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遭遇。十三人被打死，一人被俘虏。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以色列人的吉普车在行经死海南面内奥哈基瓦尔村时，触雷被炸，车上的两名以色列平民和两名以色列士兵都被炸死，另外两人受伤。显然，地雷是由来自约旦的一股爆破队员埋设的，他们在这之前曾在这同一地区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其中有十三人被打死。在这一阶段，以色列军队共消灭六股劫掠者，总共四十一人。以色列方面死伤了七人。五月五日，约旦军队阵地对以色列村庄、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射击。昨天，在贝桑谷地北面基布特兹-盖谢尔地方，约旦军队阵地又对正在田间劳动的以色列农民发动攻击。

36. 今天以色列代表来到安全理事会，为的是恳求安理会不要让这种战争状态再继续下去。上述那些屡次三番破坏停火的严重行动，对于在该地区实现和平解决的一切愿望，成为一种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安全理事会在其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中，已经宣布，这种破坏停火的行动是不能容忍的。面对阿拉伯国家这种无视停火的悍然挑战，安全理事会不能保持沉默，也绝不应该保持沉默。我们向安理会呼吁，要对阿拉伯国家战争行动所引起的危险局势，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态。我们向安全理事会呼吁，要作最后一次努力，制止那些来自约旦领土方面的目标针对以色列的武装进攻、袭击和屠杀。

37. 现在约旦代表的控诉只不过是他们好战成性的另一种表现，是他们阻挠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谅解的又一企图罢了。它是使安理会更难有效处理阿拉伯国家侵略的一个阴谋。约旦控诉的实质和目

标是十分简单的。在去年六月击退了约旦对以色列的进攻之后，已有十个月了，如今的耶路撒冷是在统一与和平的气氛中重新自由呼吸着，难道现在能让生命中止，能让瘫痪状态代替正常发展，能让车轮倒转，重新回到黑暗和空无所有的地步吗？

38. 耶路撒冷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是一个由人民所组成的城市，一个圣地所在的城市，是一个举世景仰、万方朝圣的中心。我们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深奥和可能引起争执的解释，而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需要。难道采取一些保护圣地的措施就是一件憾事吗？难道犹太人的圣地还要继续保持被亵渎的状态吗？难道要地方当局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建造房屋停止签发许可证吗？难道一定要我们破坏人行道，破坏道路，让废墟和铁丝网重新出现吗？难道要我们拒绝对东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增加其供水量吗？水，这在中东地区是最宝贵的商品，如今是由西耶路撒冷供给的。难道仅仅为了满足一个侵略国家好战的念头就一定要我们以色列干上述那些事吗？

39. 耶路撒冷自去年六月以来的形势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复兴，使该城恢复了正常的状态，终止了长达十九年之久带有悲剧性的人为分裂。这并不是以色列人的观点。这是一切珍惜耶路撒冷人民的福利和幸福的人们的共同意见。今天凡是客观而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不会提出什么约旦占领梦魔般的统治是值得维持下去的。就是联合国自身对于约旦征服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未能置之不理。早在一九五一年，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的报告中就说：

“把耶路撒冷旧城与比较繁荣的现代化部分分开，剥夺了许多人的生计，造成了旅游业的萧条，引起了人口过剩，并使他们为了谋求所剩无几的工作进行剧烈的角逐。”²

40. 甚至约旦当局委任的一个组织也觉得不能不强调一下该城的悲惨情景：一九六三年布朗国际工程公司在提给约旦的报告中说道：“现代的耶路撒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常情况下的产物。往日的一个有机统一体却被一分为二了。”

²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届会议，补编第16号，第22段。

41. 这一基本事实，这一突出的现实，正好说明了为什么要说今日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新生的城市，为什么该城的全体居民——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各族人——都逐步地联合起来重建耶城并美化耶城，使它重新成为一座名实相符的城市。那些鼓吹分裂和敌对行动的人，他们究竟还需要多少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多少宗教界领袖和外国参观者，多少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来作证，然后才肯相信自己的偏见、谩骂和诽谤是不能允许的呢？

42. 我们今天以及在前几次会议上所听到的是一篇冗长的歪曲事实的谎话，它对这座光荣的城市，对该城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完全是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该城自去年六月以来的每一阶段的发展都遭到了歪曲，以色列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误解。在最近的历史上，电视播送最多、新闻报道最完整的就是六月战争；任何事情都逃脱不了照相机的镜头和新闻界的眼睛。譬如：伦敦的星期日太晤士报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刊登了该报记者科林·辛普森发来的下列现场目睹记：

“步兵排的战士们急速地通过安通尼阿城堡走廊，向左转去，然后冲进伟大的欧麦尔清真寺的大院。清真寺侧翼的小门楼里的机枪开火了，阿拉伯人把迫击炮放平使用，炮弹跳荡着溜过人行道上的石头，然后爆炸。

“我拜访了那些照顾伤员的圣尼古拉教堂的修士们，对于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镇静的锡安山修道院的修女们，我也感到惊奇。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房屋都丝毫无损。令人确感难忘的事情之一就是，以色列极其注意，不去损坏私人的和宗教的财产。我所看到的每一个士兵似乎都很尊敬这座城市，有好几次，当狙击手从教堂屋顶向他们放冷枪时，他们都克制住了，未加还击。”

43. 约旦人的破坏范围并不限于犹太区内的三十四座犹太会堂和无数的学术机构，他们亵渎橄榄山上古代犹太人的坟地，但，并未到此为止。他们对耶路撒冷胡乱开炮，造成了大量的伤亡，甚至还毁坏了象圣母安息教堂那样举世闻名的建筑，但是他们仍不满足。正如星期日太晤士报所报道的，他们还将一些

圣地变成了军事基地和部队阵地。奥马尔清真寺所在的哈拉姆舍利夫禁地的东墙，现在被用作炮兵掩体；大炮和迫击炮的炮火都从东墙射向西耶路撒冷；这个神圣围地内的地窖和贮水池都被用来屯集弹药；甚至就在奥马尔清真寺真主像下的圣穴里还发现设有一个由约旦士兵警卫的弹药库。军事帐篷、卡车、摩托车以及部队办公室都设在和种族门 - 巴卜阿斯巴特相毗邻的哈拉姆区内。奥马尔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尖塔都被用作狙击手的阵地。沙伊赫、贾尔拉赫清真寺的尖塔也是如此。当以色列军队逼近时，驻守在阿克萨清真寺隔壁的约旦军队就引火爆炸了一辆满载炸药和军火的卡车。

44. 约旦人对于穆斯林清真寺的圣洁抱着这样完全轻视的态度，但他们在本安理会上的声明中却郑重声称，他们关心宗教的价值。将此二者对比一下，对他们是确有教益的。这种对宗教的所谓关注，当地居民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这在罗伊斯·琼斯先生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得到了说明。报道题为进入耶路撒冷，向伯利恒进发，其中着重指出：

“一位阿拉伯人告诉我一句成语——星期六之后就是星期天。这句成语意味着屠杀过犹太人之后，就要轮到杀基督徒了。他们有些人还在胸前划着十字，证明自己是基督徒。”

在谈到这次胜利的时候，报道继续写道：“一位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在他们的教堂里说，这是伯利恒发生的特大喜事。”

45.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耶路撒冷邮报发表了一封代表伯利恒一群美国基督徒居民的信，其中说道：

“过去二十年内我等一直呆在阿拉伯世界里，我们知道假使胜利颠倒过来，情况会变得怎样。那样，对于情绪就会不加理睬，而对于没收了的土地也就会无动于衷。一切都会被破坏到这种程度，而阿拉伯人正好可以高踞于受过炮轰的建筑物上，侈谈什么犹太人以及他们美好建筑物的命运；一如过去几个世纪中听任他们的土地腐朽变质那样，也让他们的国家随同尸体一起腐朽变质。

“我们都是美国人，都是基督教徒，在六天战争之前、之中和那以后都在这里。在交火时当地居民是留在房子里的，首先是要保护我们不受暴徒威胁。在胜利的部队占领我们城市一个月之后，大多数居民虽然感到他们获得了解放，但他们的头脑中不断受到宣传的灌输，仍然害怕阿拉伯联军会报复。这支军队向他们作出诺言说要将一个败局转变为全面胜利。对于其他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穆斯林，犹太人都从来没有亵渎过任何神圣的东西。他们已经把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碎石与污秽清除出去，而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过程中，即把几个世纪以来为所有其他宗教所亵渎、所忽视或听任毁损的圣地予以恢复。”

46. 对于基督教徒和基督教圣地以及穆斯林圣地和穆斯林机构这两方面，我毫不犹豫地要请大家把约旦的态度和以色列的政策作一比较。欧麦尔和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哈拉姆 - 舍利夫仍然完全在穆斯林的管辖之下。其入口处由穆斯林的阿拉伯警察守卫着。为了防止身穿亵渎圣地的服装者擅自入内，他们张贴了特别布告。穆斯林沃克夫基金管理会继续在各处圣所收取入场费。在祈祷期间，非穆斯林禁止入内。去年八月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塔尔曼先生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访问哈拉姆 - 舍利夫地区时，欧麦尔和阿克萨清真寺正在举行祈祷，塔尔曼就被沃克夫管理会雇用的门警禁止入内。穆斯林最高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穆斯林沙里亚法庭继续按照传统的沙里亚法律进行工作；沃克夫管理会照常执行任务；所有沃克夫管理会的职员继续留在该会任职；沃克夫的财产税仍在征收，和过去一样；坐落在橄榄山上的耶路撒冷第一所穆斯林医院房屋的建造和病房的装修也已经完工，不日开业。红新月会、穆斯林孤儿院、穆斯林公墓、穆斯林私立学校仍在穆斯林监督管理下，照常工作，并无变化；星期五的祈祷，清真寺的讲道，以及节日的庆祝，仍照一切传统进行；每届穆斯林节日，街道装饰得灯彩辉煌，礼炮齐鸣，宣告节日的开始。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以色列穆斯林第一次自由地在东耶路撒冷各圣所做礼拜；来自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各大洲的穆斯林参观访问者已经再次开始访问此城；穆斯林居民已恢复向麦加朝圣。

47.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声明：

“穆斯林关心他们的圣地，我们对此是具有深切的敬意和了解的。毋庸申述，对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的保护应该由伊斯兰教授权的代表掌管，而一切穆斯林应该得到充分保证，以便自由地进入圣地。因此我们将欢迎我国附近的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代表和我们进行协商。”³

这依旧是以色列的政策。对于这些圣地，我大体上已详细地说明了我们的立场。以色列同已往的政府不一样，它不愿对这些圣地行使专断的和单方面的管理。我们准备同那些在传统上有关人士一道，拟定专门计划，借以保证基督教的和穆斯林的圣地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已采取了措施。

48. 对于东耶路撒冷的目前情况，只能有一种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来加以判断：即不能根据敌对政府的好战言论，不能根据约旦统治下心怀不满的分子的声明，而是要根据人民自己的反应来判断。阿拉伯居民在市政方面已经拒绝了外来分子妨害以色列和阿拉伯合作的一切企图。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现正通过代表东耶路撒冷各区各族人民的三十九个镇长和居民领袖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申诉和他们的要求。这些镇长组成一个市长顾问委员会，这些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就是以这种身分执行任务的。而且，在市长与市府各部首长以及地方公众之间，经常举行提问与答复的会议。几百个阿拉伯公民，特别是那些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参加了这种会议。在镇长顾问委员会和公共集会上，全市的需要得到反映，居民的利益得以表达。凡是参加过这些会议的人不禁会感到，象刚才我们听到的约旦代表的发言，实际上远远不能反映耶路撒冷阿拉伯公民的情绪和愿望。象他们的犹太邻居一样，他们所感兴趣的这个城市的和平和繁荣，而不是国际拔河式的斗争。最能表达这种情况的是，最近在举行以色列独立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在该城拼命煽动仇恨和从事捣乱的尝试，遭到了彻底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我

要断然否认约旦代表的谎言，说什么以色列政府已采取措施限制拉马拉或比拉镇居民的行动自由。

49. 市当局之所以能按照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提出的建议来办事，就是通过市长同公众以及代表们举行的这种会议而实现的。过去几个月内，在东耶路撒冷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就是根据这些建议和意见而作出的反应：十一万平方米的道路已经铺成，免费医疗机构已经建立，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办。比如，在安全理事会上次会议上，有人提到塑料厂已从旧城搬了出去。但没有提到的事实，是当地居民反对这个工厂所造成的闹声和恶浊空气，并要求约旦当局重新安置这个工厂；在他们作出具体请求以后，才采取这一步骤的——但是没有结果。还有一项事实也被略去了，即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的一封信中，鲁希·哈提卜先生曾宣布根据这些完全相同的理由，要吊销该厂的执照。

50.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公民为了该市的利益采取通力合作的态度，而约旦却偏偏因不满意那些措施和计划而提出控诉，从而企图引起争端，这是耐人寻思的。约旦代表反对建造住宅的计划，但对于二百个阿拉伯人家庭，连同二百五十个犹太人家庭，将搬进新住宅，却不表示反对了；同时对于阿拉伯工人在他们的建筑工程中将受到雇用这一点也不表示反对了。约旦代表只是寻找借口，对清除“西墙”一带的贫民窟一事提出批评，而这项工作是按照国际建议来进行的。对于原住贫民窟的住户已供应了新住宅，在这一点上约旦代表就不作批评了。我要把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四十一个家长致耶路撒冷市长库莱克先生一封信的原文向安理会读一下：

“我们在此信下面署名的人是住在旧城犹太区和马格拉比区的部分居民；我们是由于受到了六天战争的影响而撤退出来的。我们愿向阁下以及负责东耶路撒冷事务工作的迈龙·本文尼斯提先生与本城东部对外联络关系局局长法里斯·阿尤卜先生表示感谢。因为你们过去和现在对于我们一贯给予经济的援助和人道的关怀，从而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家庭有了更为舒适的安顿，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祈求真主赐予你们长寿，并祝你们的德政得以继续下去。”

³同上，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五五四次会议，第75段。

还有，与我们在上次会议上所听到的相反，在马格拉比区的住宅中间并没有清真寺。

51. 约旦的申诉还在试图对于东耶路撒冷的情况以及为了该市的利益而作出种种通力合作的前景进行抹黑。前一次会议中约旦代表所热烈赞扬的有名的努赛巴赫家族就似乎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说法。努赛巴赫家族现正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六层楼、有一百四十个房间的旅馆。

52. 必须强调的是建造工作并不限于犹太区。地方计划委员会对于阿拉伯居民请求发给建筑许可证，每周平均可批准十份。一般说来，目前在耶路撒冷普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景象。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工人是在本市的那一部分地区的工厂和建筑公司里谋生，而在一年以前人们还认为那一个地区是敌占区。在建筑工业方面，人力还感到缺乏。犹太-阿拉伯混合企业，例如建筑公司、餐馆、纪念品商店，正如雨后春笋般增长着。阿拉伯商会在原有的领导之下，正在进行并扩展其活动。该商会还组织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以便和市政当局共同评定应收的所得税。东耶路撒冷的工人、政府和市政方面的雇员等均已加入以色列的劳工联合会。

53. 耶路撒冷现在最引人注意的特点可能是该市所享受的行动自由。不但分隔两个区的墙壁、布雷区和铁丝网不存在了，不但所有以色列公民——不论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地到耶路撒冷来充分地共沐圣恩光辉，不但所有加沙居民有这样的自由，不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可在以色列全境自由迁居，而且他们也可以访问约旦河东岸，包括安曼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然后回来。在耶路撒冷与安曼之间每天有定期的公共汽车及出租汽车行驶着。在过去几个月内，耶路撒冷有六千个阿拉伯公民利用这些便利去访问东岸，事后又回到本市。

54. 约旦在城市发展计划统计数字方面一再歪曲事实，对此我不想再作详细的分析来麻烦安全理事会了。在耶路撒冷，人人可以进行土地登记并领取土地所有权证书。约旦的声明所提出的论点，以及为此而散发的材料，其可靠性可以从下列事例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在安理会上他们曾提出过一种说法，而且今

天还在加以重复，说是有三千人已从犹太区被撤走了。但真实数字只有一百六十家，或七百人。他们不过是从犹太会堂的废墟中迁移出来的；而这片废墟是他们在一九四八年约旦夺取旧城后的定居之所。他们都已另换了住处，并得到全部赔偿，其总数达十二万以色列镑。现在还有三千五百阿拉伯人住在犹太区，正如我上次说过的那样，复原计划不会影响他们。在安理会上他们编造了种种神话，说什么以色列强迫阿拉伯居民离开该城，由此产生了外出者财产的问题——这种种也无需详述了。我们再一次让第三者作证来回答这些诬蔑吧。有一位知名的中东问题作家拜福德-琼斯先生在他的一本叫做闪击战的著作⁴中，就说是以色列政府在那儿竭尽所能地阻止阿拉伯人离开他们在旧耶路撒冷的家园。还有很多其他见证人也作出了同样的论断，其中包括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们所作的报告。

55. 至于这一问题的范围及外出者的产权问题，请允许我指出：外出者的亲族已得到批准去接收他们家庭中的离家成员的房产，而在东耶路撒冷的八千所住宅中，只有一百六十所被认为是外出者的财产。

56. 甚至就连考古发掘也未能避免约旦的令人难堪的愤怒。考古工作是和耶路撒冷的环境分不开的，这是常识。在土耳其时代，在英国管理期间，甚至就在约旦统治时期，靠近圣殿山和“西墙”二处就进行过发掘工作。在过去十九年的过程中，约旦政府古代文物部，曾与凯尼恩夫人监督下的耶路撒冷的英国考古学院合作，在“西墙”的南部进行过不少考古发掘工作。至于在圣殿山区域外围，即环绕哈拉姆-舍利夫围墙外面的地区，继续进行发掘工作一事，现已获得批准。在许多基督教团体合作之下，“西墙”地区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

57. 约旦的许多声明，把“西墙”当作不过是一种房地产。亵渎神明怎么到了这种地步？罗马是悠久文化的摇篮，古代世界的出发点，在那里凯旋门岿然屹立，标明罗马帝国的最有意义的斗争中的一次。这是纪念碑，纪念罗马认为对于表达它的庄严雄伟特别明显的一次胜利。纪念征服一个民族的一次胜利，在

⁴伦敦，黑尔书店，一九六七年版。

这个民族的抗敌斗争中，曾经向罗马的东方霸权进行过挑战。罗马的无数战争与征伐中，很少对于后来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次战争是对以色列人民的战争，是对犹太国家的战争，是对犹太国家的自由和文明的战争。凯旋门描写被击败的希伯来人踉跄被俘流离颠沛，随身带了那些标志和礼器，表示他们主权和文明的被破坏，以及圣殿的被毁灭。

58. 在耶路撒冷兀立着那个“西墙”，这是犹太圣殿留下来的最后遗迹。难道为了憎恨，就连对于犹太圣地中的最神圣的地方也不愿以犹太的礼节相待吗？前一次会议上，我曾相当详细地描述过在犹太传说中的耶路撒冷。现在约旦和约旦的拥护者要想来重新描写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未免太晚了。我倒想把从穆斯林世界看到的关于这个城的特点的惊人记录写在下面。

59. 意大利学者埃梅脱·皮罗蒂曾留居耶路撒冷多年，写过关于该地区的许多书，担任过土耳其总督（耶路撒冷帕夏）的总建筑师，在一八六四年出版的一书中写道：

“我们都 知道，阿拉伯人也 知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将把这块 土地 给你的子孙’，并且好几次对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 重复这个 誓言。伊斯兰教徒是非常相信这句话的。

“一八六一年七月八日那天，阿布杜尔·梅吉特去世和阿布杜尔·阿泽斯继任的消息到了耶路撒冷，犹太人恭恭敬敬地进见了总督苏拉雅帕夏，并请他把耶路撒冷的钥匙交还给他们。按例当一位土耳其国王去世而另一位国王继任的时候，他们是有权这样要求的。同时他们提出那些证据，证明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帕夏并未拒绝，把这个案件提交市议会常务会议，会议包括宗教总监、大法官以及其他当地知名人士。他们的决议表示支持以色列人。常务会议全体成员都知道在古代以色列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典礼是用下述仪式举行的。部队总司令赛伊德·帕夏以及他的参谋部参谋，一些常务会议成员，后面跟着一大群观众，一同走到犹太区。在那里他会见了犹太代表团，并被导引至总拉比的住处，

总拉比在门口迎接，举行了当众移交钥匙的仪式。”⁵

这是一八六一年的事。

60. 以色列并不以为耶路撒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可以公开地自由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体会到，经过十九年的分裂，以及约旦的教育与敌视，宣传与仇恨，某种技术上与心理上的困难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会随时发生。我们深深知道那些挑战性的问题有待处理。我们不能希望所有东耶路撒冷的六万阿拉伯居民会对这个城的二十万犹太人表示友谊。但是我们确实希望少数人的敌意不要被利用来打扰和伤害多数人。

61. 我们也毫不迟疑地断言，过去十个月中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保障全城的福利和人民的幸福。我们可以断言，不论对犹太人或对阿拉伯人来说，今天的形势比以前分裂的年代和约旦占领东耶路撒冷的时代要好。前圣母院传教师里凯神父最近从以色列访问回来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兰西晚报上发表的谈话，我们对此表示同意。他说，“以色列当局在宗教之间正在实行真正的和平共处。在巴勒斯坦今天的公共安全比以前要好得多。”

62. 这是今天的耶路撒冷——一种共处的尝试，一种宗教信仰的考验。经过这些年的敌对与苦难，耶路撒冷仍在摸索前进中；但是那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已经居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在一起建设，并在一起做和平的梦。十九年来第一次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彼此交谈、握手、有时还互相微笑一下。如果协作与和平最后能降临到这个地区的话，他们会从统一的耶路撒冷那里得到鼓舞。如果把今天在耶路撒冷已经存在着的谅解和共处的开端损害的话，和平将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些萌芽必须非常小心地好好培植，因为中东各民族的真正利益就在这里。

63. **主席：**请约旦代表行使答辩权，进行发言。

64. **法拉先生（约旦）：**虽然大家想把讨论限制

⁵ 埃梅脱：皮罗蒂，巴勒斯坦的风俗与传统，说明古希伯莱人的生活方式（剑桥，戴顿，贝尔公司，一八六四），第75-77页。

在约旦所提出的项目之内，安理会直到现在已习惯于许多牵制战术，目的在搞乱论点，转移注意力。

65. 我想谈一谈关于今天下午特科阿先生所讲的话。首先，让我重复说明，在我的控诉中，我是指以色列采取的具体措施而言，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改变耶路撒冷的特征，这是违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两个决议的。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关于那次表决的票数。第一个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要求以色列取消一切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措施。第二个决议〔第二二五四(ES-V)号〕对以色列没有执行那个反映大会九十九票意志的决议表示遗憾。

66. 以色列人不愿遵守也不愿注意到大会的意志，继续非法反抗，藐视一切。既然如此，我们就只好到安全理事会来了。我们带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到安全理事会来，其一是示威游行，其二是违犯大会决议。关于游行问题，特科阿先生居然说我们进行了指控并暗示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指控经过安全理事会审查，得出结论：以色列违犯了停战协定和一九六一年决议〔一六二(一九六一)〕使这个地区更加紧张。这不仅是安理会的看法，也是世界公众舆论的看法。甚至不少以色列人也相信由于举行军事示威游行——耶路撒冷圣城里那种耀武扬威的行径——以色列在这个地区将要制造紧张，使局势更加恶化。

67. 关于游行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并且已经作过决议。我只需要引用下面一段文字。这里有译自希伯莱文、曾经登在一种以色列杂志上的一段文章——我不是象特科阿先生那样引用从南非洲来的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所写的文章。我是引用一位以色列人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哈奥拉姆·黑兹杂志上写的文章：

“从一个观点看来，这次游行，说得客气些，将对我们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害。事情的确如此，因为这次游行将在耶路撒冷举行，通过该城的阿拉伯一边，特别是旧城区，那是巴勒斯坦人的首都，并且是巴勒斯坦的心脏所在。”

写这几句话的是一个有名的以色列人。他名字叫乌里·阿夫内里。据我所知，他是以色列议会议员，如果我错了我等待更正。他继续说道：

“这次游行的目的在于为以色列争光，但是在阿拉伯人和全世界人民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全世界会知道，我们已变成穷兵黩武的民族，并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诉诸武力。”

他们不接受和平与容忍的教导，所以他们乞灵于武力。他继续说道：

“象这次的游行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坏的，从全世界来说是坏的，从公众舆论来说也是坏的。”

为什么那些以色列的高级官员没有想到这一点？最后他得到这个结论：

“行政机关——以色列政府搞累了，搞得很累了……这样去执行国家政策，拿以色列人民的前途来赌博，肯定是不行的。”

世界公众舆论的印象就是如此，一些以色列人士也都有同样的看法。

68. 主席先生，关于游行一事，你处理完了。现在你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二阶段了。这是什么？我不是指纽塞巴盖房子的事；也不是指个人想尽方法去搞执照的事。我指的是那些不光彩的行动，那些没收属于阿拉伯人民的阿拉伯土地的行动。这个问题特科阿先生没有答复。我把事实、数字、所有权、地契都列举了。我讲了什么人有什么东西，以及其百分比；首先，以色列人说：“你们有三分之一，我们有三分之一，其余的是约旦政府的。”后来，当市长讲话时，特科阿先生说：“不是的，我们有一部分。”但是他没有说出一个具体数字。当我们提到数字时，特科阿先生默不作声。他现在能走出来的说在这个地区里他所要求承认这是他所有的，果真是他所有的吗？他不能，因为我们已经拿出证据，证明这个所有权是属于阿拉伯人的。为了犹太人，为了犹太移民去没收、征用阿拉伯人的土地来建造新住宅区，剥夺土地所有者的上帝给他们的权利，这岂不是一种不合法、不道德的强盗行为吗？这种行为难道是联合国大会以九十九票正式通过的决议所准许的吗？这就是我的控诉。

69. 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件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马格拉比区以及“哭墙”附近。我并不是又来歪曲事实。我是在告诉你一个由特设裁判所所作的

决定。主席先生，这个特设裁判所是你的政府经国际联盟准许而任命的。这个特设裁判所到过这个地区，以色列方面是由伊里埃希先生代表，他是一位有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法学家，有法律头脑，并且是巴勒斯坦事业的一位倡导人。法庭听过所有证人的证词以后——双方共有五十三个证人——，把一切文件、一切证据都审查以后，就去瑞士准备撰写决定。在调查结果中裁判所说：就是以色列人自己也并不要求“哭墙”及附近地区的所有权。我在安理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引证过这点。专门委员会声称，犹太方面在要求中特别说明“对于‘哭墙’并不要求所有权”，后来还说明在“哭墙”的附近地区犹太方面从来就没有作过任何要求。

70. 因此特科阿先生不应该对于证词、事实以及法庭的决定和调查结果，一概置之不理，而要求承认一切所有权都属于以色列。他不应该利用宗教。我们现在讨论地契和数字，不是讨论宗教。为了政治而千方百计利用宗教，这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在讨论所有权，靠近“哭墙”的马格拉比区是阿拉伯的地产——百分之一百的阿拉伯地产。加上一个或两个杜努姆于邻近的犹太地产，就说两者都归阿拉伯—犹太所有，因而征用全部地区，这种不讲原则的权宜之计是任何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不可能赞成或支持的。这是第二点。

71. 第三点：所有这种立法，不论是市政的或非市政的，所有旨在霸占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区的一切措施，都是非法的，是违反一切国际法的准则的。我们中间有一位法学家，即戈德堡法官。请他解说给我们听听，以色列有没有任何丝毫权利来采取这一类的措施。

72. 主席先生，大会已经以九十九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这些行动是非法行动。你现在能听任抛开当前的问题，转而讨论以色列作了多少好事，如发给努塞巴赫家族的某某修建一座旅馆的执照，或发给某甲盖一幢房子的执照，或发给某乙造一所小住宅的执照吗？我不谈这个。我控诉的不是这个。我控诉的是以色列明显地违反并蔑视你的意志，你的决议。主席先生，我的控诉就那么简单，并且我希望，把你的注意力从这个根本问题上转移开去的任何企图将予以制止。

73. 特科阿先生还提到另外一点。他说以色列到安全理事会是来进行辩护的。来为什么辩护呢？主席先生，你收到以色列的控诉吗？你收到了约旦的控诉。它就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不过，辩护是以色列在每次会议上都运用的手段：抱怨啦，叫喊啦，痛哭啦。在安全理事会里运用它，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但这不是我们当前要讨论的问题。

74. 特科阿先生说我的控诉是好战的行动。我不知道强占我国领土，继续占领约旦河西岸是不是好战行动，还是我的求援的呼吁是好战的行动？到底我对以色列占领的反应是一个好战的行动，还是他们恶毒的进攻，他们继续不断的压迫行为构成持续的好战行动？这一点留待安全理事会来判断。

75. 特科阿先生说，耶路撒冷是由人民组成的。我在我今天下午的发言中说过——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特科阿先生的说法——耶路撒冷是由人民、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以及精神准则组成的。正是由于有人企图改变耶路撒冷的人民、传统、文化、精神准则和生活方式，而约旦对保存这些准则深为关切，因而到安全理事会来申诉。我要求安全理事会保存耶路撒冷的地位，这是我全部控诉的主题。

76. 随后，特科阿先生说，我们应当“根据人民自身的反应”——这是我从他今天下午的发言中引用的——了解实情。主席先生，这就使这本你称为“书”的红色小册子变得很必要、很有意义。我手头没有副本发给安理会的代表们，但是这本小册子与本题很有关系。它揭示出约旦河西岸几乎每个地区的人民——穆斯林、基督教徒、各行各业的人民——所采取的立场，其中有些涉及他们送交塔尔曼先生或秘书长或以色列当局的申诉，说明那里的人民赞成什么以及他们要求什么。我说这个是因为我感到，特科阿先生的人民都很幸福这一论点是他所作的种种歪曲中最无聊的一个。这是严重的歪曲，因而很需要把这个文件作为正式文件提交安理会。

77. 特科阿先生谈到人民。他不提名地援引了一位新闻记者的话，说约旦人讲过：“过了星期六就是星期日。”这是廉价的宣传。我这里有人民的声明。伯利恒是个基督教的市镇。我很不愿意提到这一点，

因为在约旦我们从不把宗教作为衡量任何事物的标准。宗教是人与上帝联系的一种手段。但是，既然谈起这件事，就不得不提伯利恒这个基督教的市镇。那里的居民送出了一封信，在信上署名的有律师、大学教员、医院医生和公共卫生医生；他们在信里说：“我们重申我们的责任，要在陛下庇护下，坚持约旦河两岸的永远统一。”这封信已递交侯赛因国王。尽管他们在伯利恒受到威胁，他们仍然公开宣布他们对国王的忠诚。

78. 我这里有一份也是来自伯利恒的备忘录，这份标明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备忘录是递交我们忠心耿耿的吴丹秘书长的。以下是伯利恒人民所作的声明：

“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并吞阿拉伯耶路撒冷及其郊区，并使这些地区与西岸完全隔离，这一行动违反一切国际惯例、原则和协定，包括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协定，因此是非法的、无效的。以色列不顾最近联合国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拒绝撤销这一处置，这是对世界人民的挑战，是对我国人民权利的侵犯，因而亟需联合国采取”——主席先生，这是对你的请求——“断然措施来保证正义的恢复”。⁶

这个备忘录很长，署名的有四十二个阿拉伯妇女联合会，有市议会议员、医院医生、律师、药剂师等。

79. 我还可以引证几十个村庄、市镇、人民、联合会、工会、律师、医生、药剂师的声明，但我知道时间有限。我希望这本关于西岸反抗的小册子能作为文件而予以发布。主席先生，这不是一本书；但是它很重要。我把它作为文件上交，我想这将对安理会有帮助。

80. 特科阿先生提到，布朗国际工程处关于耶路撒冷局势说过：“这是不正常环境的产物。”我们当然同意这种说法。把人民从耶路撒冷的占领区（耶路撒冷的旧城和新城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面积是阿拉伯人的），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到别的地区去是不正常的；这

件事引起了混乱。需要由专家来帮忙。我认为这里指的是欧洲人对耶路撒冷的不正常的侵略，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不知道这句话证明什么，也不知道特科阿先生引用这句话对他有什么帮助。

81. 在上次会议和这次会议上，特科阿先生一再强调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不幸的。我们约旦人没有这种歧视，它与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它不是我们的社会准则的组成部分。我要提醒特科阿先生，在耶路撒冷领导抗议游行的（你有这次游行的照片）是一位名叫哈拉蒂小姐的基督教女士。所以当特科阿先生提到宗教的时候，他应当小心，因为那里的人民——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厌恶他时而说“西岸和东岸”，时而说“东岸，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来恶毒攻击并妄图离间约旦人民。对这一点我希望安理会给我应有的注意。

82. 而且，我几乎用不着说大家也知道，拉马拉和比拉为了反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军事游行曾于上星期四举行了罢工。拉马拉是西岸的文化中心，比拉是它的孪生城市，我不知道比拉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百分比，但是我知道拉马拉的大多数人民是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他们正在受到报复，并且如纽约时报今天和昨天所报道的那样，正受到惩罚性的处分。当我今天下午援引纽约时报时，我援引了该报记者的话，这位记者会见过负责的军人并听到他说——以下不是我的话，而是援引的话——拉马拉人民“不能今天做伟大的民族主义者……而明天又回去照常工作”。一个以色列军人这么说：居民必须二者择其一：“要么屈服，要么失业、等死”。

83. 主席先生，我就此结束。我感到我利用了你好意的耐性。我感激你给我发言的机会。如果我觉得还有什么需要答复的地方，我以后再加以答复。

84.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在昨天的会议上，我答应给安全理事会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来批驳以色列代表强词夺理的发言，这个发言涉及巴基斯坦的国内事务，尤其是有关基督教徒及其他少数教居民在巴基斯坦所受待遇的问题。

85. 我发现以色列代表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五月第一一三次会议上也作了这

⁶见文件S/PV. 1421/Add. 2。

样强词夺理的发言。巴基斯坦代表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一一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已详细地批驳了这些论点。我指的是安全理事会第一一一四次会议全文记录的第 16、17、18、33 段。

86. 以色列代表还夸大地提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某些居民的流动，企图以此诬蔑巴基斯坦。我认为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与以色列代表毫无关系。

87. 一九六四年初，次大陆存在着部族间的紧张局势。当时东巴基斯坦的加罗部族中，某些多年受外国传教士影响而皈依基督教的人，受到引诱而越过边境。这里是该族的著名领袖汗桑古拉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的讲话（当时曾在报上发表）：

“我们从来没有受到巴基斯坦任何人的虐待。有一天我们突然看到属于班希部族和哈强部族的一群人离开巴基斯坦，只是由于恐惧我们才离开我们的村庄。”

88. 这种情况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巴基斯坦总统专程前往东巴基斯坦，并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宣称，巴基斯坦要求出境移民返回家园，为此政府将给予大力帮助，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将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保护，直到他们回来为止。这些部族响应总统的讲话，现正逐渐返回巴基斯坦。此事已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提请安理会注意。

89. 在那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就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少数居民问题说过：

“……让我援引乔舒·法兹卢丁先生今天发表的声明。法兹卢丁先生是一位获得‘教皇勋章和念珠’的基督教领袖，又是一位将圣经散文译为诗句的作家。我援引他的话如下：

“加罗族人是受到直接怂恿甚至帮助才离开巴基斯坦的。

“加罗族人的出走，即使从他们的人数来看，也不能真正表明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少数居民所受的待遇。

“在巴基斯坦，基督徒享有完全的社交自由

和安全。这可以从不断增加的基督教学校、大学、医院及其他机构的数目上得到证明。从不断增加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校的数目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许多新传教士的到来更可以充分证明对基督教工作人员是不抱成见的。”〔第一一一四次会议，第 19 段。〕

90. 我说过，我宁愿向安理会提供可靠的材料，补充的材料，而不愿依靠报告和在外国出版并受到有关方面利用的不三不四的报刊。现在我将援引达卡大主教格兰纳——我相信他是个美国人——写给他的教区和教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已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东巴基斯坦各天主教堂里宣读过：

“最近我在米门辛格地区内我们的几个教区里度过了一个月。”——米门辛格地区在东巴基斯坦，加罗人就是从这里越过边境的——“我借此机会对我们那些已返回家园的加罗天主教徒进行鼓励。看到他们又安居下来我本人也很高兴。其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当局作了不少工作，而且还要作更多的工作。正如我在复活节的信里所说的，我们也可以作很多的工作。

“我复活节的信”——这封信已在东巴基斯坦所有的教区宣读过——“是慰问那些曾经受难的人们的，也促使你们所有的人都回忆耶稣所受的苦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活节礼拜日的快乐，从而得到安慰。不幸的是，我的鼓励的话却被有些人忽视了，他们断章取义地援引我信中关于受难的那部分来证明巴基斯坦迫害基督徒的论点。这个论点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在此后的激烈争论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和我都受到谴责。

“这个争论现已平息。让我消除你们心中的任何疑虑。与传说相反，我没有出国，也从没有对外国报刊发表过任何声明。我的信是专门写给你们的。亲爱的教友们，如你们自己知道的那样，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徒享有宗教自由。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91. 大约就在对巴基斯坦政府提出这些指责的时候，一位有影响的基督教领袖门代斯，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在他的声明中这样说：

“我是基督教团体里的一个成员，我感到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一直在东巴基斯坦和多数派团体十分融洽地相处着。”

92. 世界浸礼会联盟委员会会员兼总干事、巴基斯坦浸礼会联合会副主席，米查尔·斯·阿迪希卡里先生宣称：

“整个东巴基斯坦基督教团体，对于东巴基斯坦政府给这个少数派团体以一切可能的生活上的方便与照顾表示感谢。我们不必有什么担心了。”

93. 关于巴基斯坦基督教领袖的证词，就说到这里为止。

94. 拉耶·特里迪夫·罗伊少校现任东巴基斯坦省议会或东巴基斯坦立法院议员，三年前他是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团员，现在是东巴基斯坦吉大港山区查克姆部落佛教徒的领袖。他代表东巴基斯坦所有的佛教徒作出声明：

“听到了一些来自哈萨隆善后地区的部落人员最近越过边境，我就到该地区进行一次广泛的巡视，现在刚从那里回来。据宣传……我的人民正在遭受着经济和宗教上的迫害。这不过是无稽之谈，是别有用心的宣传。”

我不想多用这个冗长的声明中许多的话来增加安理会的麻烦。这个声明是关于巴基斯坦政府所执行的宽大政策的。如果有人认为有必要，我倒愿意向安理会提供声明的全文。

95. 这里是东巴基斯坦佛教徒组织(鲍达哈克里斯蒂/普拉查桑加)主席即那位可尊敬的维苏丹南达·马哈泰罗的声明：

“我刚从吉大港，特别是从佛教徒的地区和乡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巡视回来。在巡视的过程中，我在不同地区的一些会议上讲了话。我感觉到，佛教徒过着完全和平与和睦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佛教徒响应东巴基斯坦鲍达克里斯蒂/普拉查桑加的号召，从四面八方来参加集会，他们重申他们对政府维持和平的信任。我能代表佛教徒宣布：为了巴基斯坦的进步，佛教徒作为这个

国家整个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准备去努力工作。……政府决心使所有的社团都能够和平地、不受拘束地过他们的生活。”

96. 巴基斯坦佛教徒桑加是世界佛教徒联盟的一个成员。它的总干事是世界佛教徒联盟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巴基斯坦佛教徒即将举行一次仪式，以纪念佛教徒高僧阿蒂什的骨灰从西藏运回巴基斯坦，对此，巴基斯坦政府是完全支持的。巴基斯坦政府还批准五十万卢比作为这项即将举行的仪式的费用。关于巴基斯坦的佛教徒少数民族所得到的待遇我就说到这里为止。

97. 我这里有几份其他团体的领袖所提出的声明，证明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我只引用其中的一份。锡克教民是一九四七年从巴基斯坦迁移出去的。他们在西巴基斯坦留下了许多他们视为神圣的庙宇。每年，香客们，锡克的香客们从印度来到巴基斯坦受到款待；西巴基斯坦政府也很好地照管他们所留下来的庙宇。关于这点，一位锡克教领袖桑达·拉金代·辛格在十二月一日讲到：锡克教徒对于巴基斯坦境内锡克教庙宇的保管和维护感到满意。他感谢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对锡克教香客朝拜楠卡纳萨希布——锡克最圣洁的庙宇——和拉合尔所作出的妥善安排。

98. 巴基斯坦允许外国传教士有行动自由，虽然这样做有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允许他们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家中宣传改宗。关于这点，我想再引用乔舒阿·法兹卢丁先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巴基斯坦主要报纸巴基斯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巴基斯坦在其宪法中对宗教上的少数民族给予一种特有的地位，并特别关心于执行公正的法律，以保护他们和促进他们的进步。”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家里，虽然它的宪法给基督教少数民族以完全宗教上的自由并在土地方面与公正法律方面给予的待遇要比以前英国人所给予他们的来得还好，但它还是常常面临到恶劣的境遇，这是由于教会-教堂组合制造事件或者对事件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99. 当谈到关于耶路撒冷问题时，虽然有人进行挑衅，我也不愿意把无关本题的事加入辩论。当我们

为了圣城的圣洁而呼吁时，我们准备蒙受诽谤。正如希伯莱诗人叶呼达·哈勒佛（他的诗曾在安理会一四二〇次会议上被引用过）在他的耶路撒冷赞美歌里所说：“为了您而受尽冤屈也光荣。”

100. 主席：现请以色列大使行使他的答辩权。

101.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想尽力把话说得很短。首先，我愿意表达我对巴基斯坦代表的感谢。感谢他引用希伯来诗人叶呼达·哈勒佛的耶路撒冷赞美歌。他肯定知道，叶呼达·哈勒佛的话道出了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心情。

102. 不幸的是，约旦代表所发表的声明又充满着恶意和挑衅，这就使我回想到一句阿拉伯谚语。这句谚语是这样说的：“他打了我，他还哭；他夺去我的东西，他还控诉。”

103. 约旦无视联合国宪章，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于一九四八年强占了耶路撒冷的一部分。约旦统治东耶路撒冷十九年，这是一个摧残文化、毁灭一切和亵渎神明的统治。约旦的统治没有得到任何国家承认，甚至许多阿拉伯国家也未予承认。一九六七年，约旦又对耶路撒冷发动一场残酷的进攻，准备将圣城再一次投入到血泊之中，现在约旦来到安全理事会面前，抱怨说它的企图已遭挫折，它的侵略已被击退，而这个城却又重新统一了。

104. 约旦代表重新引用安曼所捏造的文件并提到联合国来。他特别提到关于所谓伯利恒居民的态度一个文件。我面前有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的一份申

诉书，它是由以伯利恒市长本多克先生为首的四百五十三名伯利恒市民（包括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署名的。这份申诉书要求以色列当局把伯利恒并到耶路撒冷联合市区里去。这确实是当地阿拉伯居民对耶路撒冷局势的真实态度的一种表示。

105. 耶路撒冷对我们来说真是太神圣了。耶路撒冷也真是太被所有的人民和宗教团体所崇敬了，因而我们不可能想到别的，而只能想到它的幸福和光荣。以色列在六月以及以后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出于这些动机：即整个城市的利益，居民的幸福和安全，圣地的保护，以及对约旦占领耶路撒冷后所造成的创伤予以医治等等。为了改变过去的局势，我们决心向所有的人民，向所有的宗教团体以及向一切有关方面保证，保证他们与耶路撒冷的合法联系，并保证耶路撒冷不再经受分裂、渎圣和毁灭的苦难。

106. 主席：在发言的名单上，今天不再有发言人了。我将向安理会汇报：有几位代表主张我们应使辩论以应有的紧急心情得出最好的结论。也有一些代表主张我们首先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来考虑、磋商、斟酌以便得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因此，通过充分协商，我提议安理会在五月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再开会，就是说在那天下午我们听完挪威国王陛下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后，即行开会。

107. 既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我们将休会到那个时候。

下午六时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